

M I L I S S

ZHI

剪刀小姐

的

偏差爱情

XIAO

JIE



唐欣恬

著

理

S h e

小 智

姐

She: 洗剪吹界白眼狼,个矮胸平缺营养,却在爱情中游刃有余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剪刀小姐

爱情的
偏差

MISS JIANDAO

上

／

① ② 唐欣恬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 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剪刀小姐的偏差爱情 / 唐欣恬著.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8. 2

ISBN 978-7-5518-1713-4

I. ①剪… II. ①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29614号

剪刀小姐的偏差爱情

唐欣恬 著

出 品	大周互娱
总 策 划	周 政
总 监 制	杨翔森 曾筱佳
编辑总监	冯 娟
责任编辑	王怡晨
特约编辑	李 安
封面设计	小 乔
版式设计	李映龙
封面绘制	潘 冉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 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8
字 数	563千字
版 次	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1713-4
定 价	69.80元(全二册)

网 址	http://www.sqcbbs.cn
-----	---

剪刀小姐

的偏差
爱情

目

C O N T E N T S

第1章 理智与情感

—— 001

第2章 孺子可教

—— 015

第3章 嫉妒

—— 031

第4章 晕血症

—— 044

第5章 新年快乐

—— 058

第6章 朋友

—— 073

第7章 Moonlight and You

—— 088

第8章 桔梗花

—— 103

第9章 吻

—— 115

第10章 噩梦

—— 130



剪刀小姐

的偏差
爱情

目

C O N T E N T S 录

第11章 约会

—— 143

第12章 抱抱你

—— 155

第13章 我们

—— 168



第14章 寸光阴

—— 181

第15章 出口

—— 195

第16章 怕

—— 210

第17章 不眠

—— 224

第18章 最高峰

—— 240

第19章 喜欢

—— 254

第20章 天堂

—— 267



MISS-JIANDAO

第 1 章

理智与情感

池仁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听到徐娅的名字时，他感情用事地断定，那就是他的徐娅，或者说，那就是在十六天前把他甩了的徐娅。他听到广播四平八稳地响起：乘客徐娅、××请速到11号登机口登机。乘客徐娅、××请速到11号登机口……

坐在贵宾室里的池仁把他的黑色行李袋往肩上一挎，拔腿就跑。

11号登机口。池仁一眼就锁定了徐娅，是她，鹤立鸡群的个子，梳着光溜溜的马尾，穿着一件红色的小羊皮夹克。而她就站在登机口，左顾右盼，对广播中的催促充耳不闻。池仁大步跨了过去：“小娅。”

“池仁？”徐娅并不意外，她一向认为，人生何处不相逢。

但紧接着，她说：“哈尼。”

池仁回过头，他身后的小个子男人势必就是徐娅口中的“哈尼”了。

“我们进去吧。”小个子男人越过池仁，搂住了徐娅的腰。

徐娅一偏头，丰唇对上小个子男人的耳朵：“你这拉肚子的毛病，真得找个中医好好调理一下。”

池仁没时间拐弯抹角：“小娅，他是谁？”

而接下来的广播代替徐娅回答了池仁的问题：乘客徐娅、××，请速到11号登机口登机。

池仁一通百通。这个小个子男人叫××，从刚刚开始，他的名字就排在徐娅的后面，和徐娅比翼双飞。而他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和徐娅的关系非同寻常。

徐娅上前，落落大方地拥抱了池仁：“我们改天再约。”

池仁却一把擒住了徐娅的手臂：“我们才分手十六天。”

换言之，你要不要这么快就另结新欢？

与此同时，坐在不远处的江百果估算了一下，她距那个身高一米八三的男人有两米四远，而那个男人对那个身高一米七六的女人一共说了三句话，她的“愤懑指数”就飙升到了八十八。呵，又一条拿得起放不下的可怜虫，和王约翰隶属同一个物种。

十六天，江百果和王约翰分手至今，也有十六天了。在江百果看来，他们是和平分手，但显然王约翰并不这么认为，因为他吞了安眠药，自杀了，不过未遂。

而当江百果站在朋友的立场，带着一箱苹果去慰问王约翰时，她万万没想到等待着她的是“众叛亲离”。甚至连她的朋友都说：“我们知道你无情，但不知道你这么无情。”

对于这样的指责，江百果不能认同。她爱过王约翰，甚至可以不用“过”这个字眼，至今，她仍对王约翰情有独钟。但她的漂泊，和他的按部就班；她的无肉不欢，和他的食素；她的不拘小节，和他的洁癖；甚至她岌岌可危的睡眠，和他的鼾声，注定了他们不可能走到最后。既然他们不可能走到最后，她便没有理由再继续下去。她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对，难道说，不撞南墙不回头，甚至撞了南墙也不回头，才是对的？

难道人心是肉长的，头脑就形同虚设吗？

但不能认同，不代表江百果无动于衷。当下，王约翰仍半死不活，而她像没事人一样坐在这儿，该去哪儿去哪儿，该干吗干吗。她可以断定，这里头一定有什么不对，但是，是她不对吗？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11号登机口。

江百果一米五八的个子，蹬着一双马丁靴盘腿坐在座位上，一只手握拳，另一只手从棉马甲的口袋里掏出一盒口香糖，啪的一声，打开盒盖，往嘴里倒了三颗。她一口嚼下去，别开了目光。

那小个子男人猛地推开了池仁：“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好一块狗皮膏药。”

“你知道我？”池仁问了句废话。

徐娅拦住小个子男人：“好了。”

池仁却仍自顾自地追问：“你知道我，小娅和你提过我？你们早就认识了？你们该不会早就……”

坐在不远处的江百果把口香糖嚼到第九下，又把目光拉了回来。她自言自语，接了池仁的话：“早就勾搭上了。”

小个子男人假模假式地回忆着：“你刚才说，你和徐娅分手多久了？”

“十六天。”池仁一板一眼。

“我和徐娅好了小半年了。”

池仁痛心疾首：“小娅！”

徐娅要速战速决了，她和小个子男人统一了战线：“你要骂我劈腿吗？我也不想啊，要不是你像块狗皮膏药一样怎么甩都甩不掉，我们早就井水不犯河水了，我还用得着劈腿吗？池仁，你好歹是个男人，你哪怕就当好男不跟女斗，饶了我行不行？就算我伤了你的心，你还可以有面子；就算你不要面子了，你也总得要脸啊。有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啊！”

“还有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对，闻名不如见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那位‘前女友’小姐了。”

这句话，是江百果说的。

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站到了池仁的身边的，甚至，她的小手钻进了他的臂弯，揪住了他的衣袖。

池仁穿了一件军绿色的夹克，而江百果穿了一件迷彩图案的棉马甲，二人搭配得天衣无缝。接着，江百果皱了皱眉头。她失误了，这个男人绝不止一米八三，他应该有一米八五以上，而两厘米的误差并不在她所能接受的范围之内。但眼下，相较于这个“惊人”的误差，她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比如，解决这个叫徐娅的女人。

“你是？”徐娅终于露出了意外之色。她的“人生何处不相逢”，可不包括和江百果的相逢。

“你能有你的哈尼，他就不能有他的达令吗？”江百果绘声绘色，“我们……在一起有半年了。”

“半年？”徐娅居高临下。

“对，就是比小半年，再久那么一点点。”

“池仁，你开什么玩笑！”徐娅破了音。

池仁要开口，却被江百果钻进他臂弯的小手狠狠地掐了一下。隔着两层的衣物，她就掐了他一层薄薄的皮肉，痛得他开不了口。

“谁会拿这种事开玩笑？”江百果一偏头，一踮脚，亲吻了池仁的肩头，隔着两层的衣物，四毫米的纤维，不痛不痒，却也做到了演戏演全套，等打发了那一对狗男女，她也算功德无量。谁让相较于池仁这一条拿得起放不下的可怜虫，那一对狗男女的嚣张，更加入不了她的眼！

徐娅和小个子男人终于登机了。徐娅几乎是被两名地勤人员押解而去，她一直回看着，脖子都要断了。

终于，江百果后退一步：“不用谢。”

直到这时，池仁才得以打量江百果……这个小不点儿。马丁靴套在她的脚上，就像他小时候穿的黑色胶皮雨靴，一走起路来踢踢踏踏，仿佛随时会掉。她两条还不及他小臂健壮的小腿包在烟灰色的紧身牛仔裤里，平行叉开，与肩同宽，支撑着她看似硕大的身躯，但也仅限于“看似”了。池仁敢打赌，在她宽大的黑色毛衣和迷彩图案的棉马甲里，根本没有几两肉。池仁注意到，她左手握拳，像是攥着什么，至于攥着什么，就不知道了；她的脸不及他的巴掌大，白到没有血色，但照她刚刚的“拔刀相助”，又不像是羸弱之人；她浓眉大眼，顶着一头乌黑的短发，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英气，对，英气十足。

江百果扬了一下嘴角，暗暗对池仁嗤之以鼻。这个男人，不看不知

道，细细一看，他和他的感情用事还真是“表里如一”。他蓄着和她大同小异的短发，这发型于她是英气十足，于他，也太娘娘腔了，一不打理，刘海儿便垂下来，连眉毛都遮住了。他细皮嫩肉，唇边的青色大概要在六小时之后才能泛滥，举手投足之间就像被设置了程序的机器人。江百果敢打赌，他的座右铭一定是“天道酬勤”“好人有好报”，诸如此类。他身上的香水味，是女人的芳香，但他又不像是会拈花惹草之人，尤其是在他和那个女人分手仅仅十六天的今天。那么……那么他身上为什么会有女人的芳香？江百果甩了一下头：总之，可惜了他的健壮身材和好看的单眼皮，可惜了。

江百果扭头就走，橙红色的腰包在臀上一颠一颠的。

池仁追上去，他的一步顶她的两步：“我为什么要谢你？”

江百果没有停下脚步：“我就知道。”

“你知道什么？”

“我就知道，你有百分之七十的可能会狗咬吕洞宾。”

池仁越过江百果，面对着她，一步步倒退着走：“你骂我？”

“我是说，有百分之七十的可能。”

“那么另外百分之三十？”

江百果对答如流：“那个女人千错万错，但有一句话是对的。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我们人是高等动物，所以，除了情感和欲望，我们还有理智和头脑。假如你不要脸就能挽回她的假仁假义，我支持你；但假如不能，假如你的感情用事不能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不能为你们带来出路，甚至会让你们连朋友都做不了，请问，你的不要脸又是何苦来哉？假如你认同我以上的言论，你就要谢谢我，毕竟，我尽了我的绵薄之力，让你保住了你的脸，让你不至于一无所有。这，就是另外百分之三十。”

眼看池仁就要背对着撞上一排手推车，江百果却装没看见。

池仁撞上去，痛得叫了一声，掉了队，再追上去：“你千错万错，但也有一句话是对的。我们人，是高等动物。”

“但是？”

“但是，那是因为我们除了欲望，除了理智和头脑，更有情感，而这才是我们和禽兽之间的分别。”

江百果停下了脚步：“你骂我是禽兽？”

“飞禽走兽。”

江百果有点闷闷不乐。托王约翰的福，她被扣上了一顶“无情”的帽子，这又平白无故冒出来一个池仁，把她归类为禽兽，不，也算不上平白无故，是她自己没事找事，惹火烧身。就这样，她一个脑热，推了池仁一把。她自以为她干枯的手臂孔武有力，但池仁纹丝未动。

不但纹丝未动，他还倾向了她：“你叫什么名字？”

“不关你的事。”

“我叫池仁。”

“我知道，吃人，可你更像是被人吃的盘中餐。”

“这位‘不关你的事’小姐，谢谢你。虽然我不能认同你的言论，虽然你是好心做了坏事，但我还是要谢谢你的好心。”

“我说了，不用谢。”江百果冷着脸。

这时，池仁眯了眯眼睛，一对好看的眼睛像是会让人无所遁形。江百果以为她的脸上沾了什么，抬手摸了摸，却什么都没有。

“你怕疼吗？”池仁没头没脑地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并把他甩在身后的挎包拉到了身侧，拉开了其中一条拉链，在里面找着什么。

“那要取决于‘疼痛指数’。”江百果习惯用数字说话，“你知道人的疼痛程度可以分为十级吗？骨折是四级，男人被攻击下半身是六级，而女人的自然分娩接近于十级。”

“那要是拔一根眉毛呢？”池仁张开右手手掌，他从挎包里找到的，是一把银色的镊子。

江百果思考着：“接近于……零级。”

“那就好。”池仁一边说，一边把左手伸向了江百果的耳侧，随即将掌心扣在她的脑后，令她动弹不得。不等她反抗，他把右手也伸向了她的耳朵，或者说，是把他的右手中那一把银色的镊子伸向了她的耳朵。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拔下了她左眉眉梢的一根眉毛。最后，他把“凶器”塞回挎包，拉上拉链，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浑蛋！”江百果火冒三丈。

池仁心平气和，仍盯紧了江百果，两颗黑眼珠在单眼皮下颤巍巍地跳跃：“你的眉毛很好看，就多了那碍眼的一根，现在好了，现在真的

很好看，无可挑剔。不用谢，我们扯平了。”

这一次，换池仁扭头就走。

而江百果百思不得其解，那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一幕，更像是瞬息万变；那接近于无的疼痛感，像一双昆虫的翅膀拂过她的皮肤，更像是血管中的血液在蠢蠢欲动，像是外在的，更像是自发的。

这一次，换江百果追了上去。

池仁大踏步，江百果就要一路小跑：“喂，你是做什么的？”是什么男人会随身携带一把镊子，会对女人的眉眼品头论足？到底是什么男人，会大胆，却又心细地为女人描眉画眼？

池仁放慢了脚步，这小不点儿，跑了几步便气喘吁吁。

“造型师？”江百果认为这有百分之七十的概率。

但池仁百分之百地否定了她：“秘书。”

江百果停下了脚步。她引以为傲的推断，在这个男人身上一失灵，先是他的身高让她在阴沟里翻了船，后来，他该走的时候不走，该留的时候又扬长而去，而他还是一名……一名秘书？而这又合情合理。他有一副好皮囊，他细致入微，他百折不挠，他或许还有三分的头脑、三分的身手，那么，他至少会是一名“及格”的秘书。

他的老板一定是女性，用香水味掩盖一身的铜臭，并对他描眉画眼的技艺赞不绝口。江百果双手环胸：不会错的，他是一名女老板的男秘书，这回，一定不会错的。

当江百果在池仁的余光中慢慢离开时，池仁没有停下脚步，因为他没有停下脚步的理由。他仅仅是回了头，抬手，向她道别。

就这样，江百果也抬手，一，二，三，挥动了三下，如同为他和她的邂逅画下了一个三角形的句号，牢不可破。

接着，江百果垂下双臂，缓缓放开了她一直紧握的左拳，而在她冰凉的掌心里，赫然也是一把镊子。

翌日。

池仁在泰国普吉岛被电话叫醒时，是中午十一点半了。他在前一天的午夜两点抵达普吉岛，入住了位于卡塔海滩的一家名为卡塔塔尼的五星级度假村。电话是他的老板何一雯打来的。江百果最后的结论准确无误：他是一名女老板的男秘书。

池仁上一秒还在梦里金戈铁马，这一秒接通何一雯的电话便井井有条：“何总，我真的随时可以改签。”

“别别别，千万别改签，你不就走个五天吗？没有你，我死不了。”何一雯声如洪钟，“我这儿没事儿，就是打个电话关心关心你。怎么样？难得度假，是如鱼得水，还是闲得发慌？”

池仁赤裸着上身下了床，唰地拉开窗帘：“还好。”

“还好就好。”何一雯那厢像是忙得团团转，“那我们周二见。”

池仁挂断了电话，整个身子一分为二，一半浸在冷气里，一半沐浴在阳光下，令他有些说不出来的难过。泰国普吉岛，这也是一片眼看就要被中国人“占领”的海滩，而池仁还是第一次来。或者不要说泰国普吉岛了，就连山东的青岛、厦门的鼓浪屿和海南的三亚，他也还一概没有去过。

打开挎包，池仁从里面拎出来一条蓝绿格子的沙滩裤。这是何一雯送他的，原是何一雯买给她丈夫的，但至今没有派上用场，她说她量他除了衬衫和西裤没有度假的行头，便送他了。

池仁扯下标签，穿上它，倒在了露台的躺椅上。

这便是度假了。

他从二十二岁开始成为一名秘书，至今八年。当然，那时候他还不是何一雯的秘书。那时候，他还是新上场的斗鸡，知道他要的是什么，却不知道如何要。他在六年间换了四任老板，而何一雯是他的第五任，至今，也两年有余。而如今，他在这个圈子里炙手可热。在那些人的口口相传中，他不是秘书，而是明枪，是暗箭，好像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也没有他扮演不了的角色，他随传随到，不卑不亢。

就这样，何一雯主动给池仁放了假，为他安排了泰国普吉岛五天四夜的行程。何一雯知道，她的小恩小惠，池仁会记在心上，除了不卑不亢，她还要他不离不弃。

池仁轻笑一声。何一雯这个人，聪明一时，糊涂一时。她糊涂在他的去留哪里是她能左右的，但她又聪明在，她猜对了，难得度假，他这会儿还真是闲得发慌了。池仁看了看表，现在还不到十二点。

没来由地，池仁偏了一下头，不过扑了个空。那个小不点儿……她成年了吗？一定有，照她的“老奸巨猾”，她一定不是个孩子了，但

偏偏长了一副未成年的身板，她走在他旁边，他要是不偏头，都看不到她。

到底，他不知道她的名字。

六个小时前。

江百果被铃声叫醒时，是这一天的早上五点半，而她，也在泰国普吉岛。

江百果和池仁乘坐同一班航班，在前一天的午夜两点抵达泰国普吉岛，之后，她入住了位于卡塔海滩的一家青年旅馆。江百果的电话不是谁打来的，而是她设置的闹钟。接着，她在洗脸的时候，不可避免地照了照镜子。她抬手，向上推了推她的左眉眉梢，那里少了一根眉毛，就少了那么一根眉毛，看起来却大不一样了。

江百果知道池仁也在这里。

她知道他和她乘坐了同一班航班，以及他坐在商务舱。她知道他先于她十米步入了泰国普吉岛闷热的夜色中。他人高马大，而她无孔不入，那么，他在明，她在暗，她知道他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不知道她也在这里。但敌在明，我在暗的坏处便在于，在七个小时的旅程中，她一直把玩着她从不离身的镊子，而她都不知道她为什么会不安。

六点二十分，江百果拎着她的手提箱，抵达了一家名为卡塔塔尼的五星级度假村。当然，她不知道池仁也在这里。在前一天的午夜，她目送他坐上了一辆银灰色轿车，消失在了夜色中，她以为她和他终于分道扬镳。但即便她知道他也在这里，她该来也还是要来。

江百果是一名发型师，她不是来度假的，她是来工作的。

早上七点，江百果用一只黑色发夹将她的短发通通向后拢去，就势扣上一顶棕色草帽，戴上了白色口罩。她娴熟地翻开她的银灰色手提箱，将层叠式工具箱一一铺陈开来，站到了新娘的身后。

这一对新人也算是混得不差了，在这儿喜结连理，亲朋好友不说，就说十几名工作人员的食宿也不是个小数目了，虽然，他们安排她住在了青年旅馆。

江百果将五指探入了新娘一脑袋的黄毛中，而新娘从镜子里上上下下地打量江百果，从脸，到胸脯，甚至到胯下。

“女的。”江百果不问自答。

这情形，江百果习以为常。

新娘当即变脸：“我以为我请的是首席。”

“你说你要最好的。”江百果的嗓音穿过口罩，稍显沉闷。

“对，你们告诉最好的就叫首席。”

“我就是。”

面对江百果手中的剪刀，新娘几乎要跌下椅子：“你就是什么？”

“首席，也就是最好的。”江百果话音未落，新娘的一缕黄毛便落了地。

中午十二点，池仁顶着烈日，奄奄一息地到了度假村中的一家餐馆，要了一份牛肉三明治套餐和一个青芒果果盘。他是偌大的棚式餐馆中唯一的一名食客，至于其他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无一不是在沙滩上用餐，毕竟，他们千里迢迢地来了，为的就是这烈日，和碧海蓝天。

池仁坐到风扇下，打开了笔记本电脑。三号廊桥的项目，何一雯说了，她要万无一失，而他当然会万无一失。

就是这鬼天气，像是要把人榨干似的。池仁在把满满一杯冰水一饮而尽，要再来一杯时，服务生却没有了人影儿。那一男一女、一黑一白的两名服务生扔下了他，跑去了海滩。

在来用餐的途中，池仁有看到海滩的泳池畔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婚礼。当时，是伴郎在致辞，说的是一些陈词滥调，诸如好兄弟做出了这样那样的改变，是因为他遇上了一个女人，而在这个女人的身上，有着这样那样的魔力……当时，池仁会心一笑。

爱情，是多么美好。

口干舌燥的池仁合上了笔记本电脑，留下了包括小费在内的一千五百泰铢，结束了午餐。

而江百果在看到池仁向她走来时，吓了一跳。

那会儿，新郎都在亲吻新娘了，这一场盛大的婚礼眼看就要落下帷幕了，她眼看就要功成身退了……她盘腿坐在一把太阳伞下，“哧溜哧溜”地喝着杯冰凉的西柚汁，心满意足。

“心满意足”是江百果的常态。她爱她的工作，这份在别人看来变幻莫测的工作，对她来说，是手到擒来。当她的同僚们把这份工作和艺术混为一谈时，她始终与数字为伍。她甚至可以根据眉间距和人中的长

度计算出染色剂的色号，以及发卷的个数，而这她几乎不会失手。

至于工作之余，江百果有过不在少数的恋人，而她从他们身上得到了多少的快乐，并不会在结束之际换来多少的悲伤。每一次，她都知道问题的所在，她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死路一条，所以，她从他们身上得到了多少的快乐，那就是全部了。

江百果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因为感情而伤心欲绝，因为在她看来，人是受头脑的支配的，包括人心。

但这一次，一向游刃有余的江百果看到池仁向她走来时，还真是吓了一跳。

她猛地咽下一口西柚汁，冰凉的汁液像是从食管生生地砸在了她的心上。也罢，放马过来，今天她倒要看看，到底是她无情，还是他们看不穿；到底是她禽兽，还是他们可怜兮兮……

只可惜，池仁走向的……并不是她。

“小馨？”他走向的，是新娘。

江百果一泄气，从躺椅上滑了下去。随即，她扒着躺椅，探出头来。池仁的一颦一笑，她并不陌生，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的11号登机口，当他面对徐娅时，他也是这个德行。

江百果气结：又来？

就这样，江百果又“救”了池仁一次。她想，她迟早是要出手的，那拖拖拉拉还不如当机立断。

当时，池仁在对新娘说：“你今天……真漂亮。”

江百果从池仁的后方一把握住了他的手臂，带走了他。她对他窃窃私语：“是我拯救了她的鸡窝，她当然漂亮，何止漂亮，根本是重新做人。”

“你？”池仁还算临危不乱。

这一次，江百果自报家门：“江百果。”

棕榈树下，池仁往里退了退，分了她半树树荫。他打量她，白色T恤和黑色短裤十有八九是工作人员统一的制服，他有看到扛着摄像机的家伙们也是这番穿戴。而她说是她拯救了小馨的“鸡窝”，那么，她是发型师了？

他又低头看了看她的双手，白底青筋，骨节分明，指甲像是新剪

的，光秃秃的，再往下，她黑色短裤下的小腿，一样是青筋毕露……

江百果习惯了这样的打量，她营养不良的外表一直是她职业上的绊脚石。人们习惯了以貌取人，像是只有五大三粗，才会拔山盖世；像是只有戴一副眼镜，才满腹经纶；像是只有弱不禁风，才会禁受不了背叛；像是只有独树一帜的男性，才能做最好的发型师。

有几个小孩子从泳池里钻了出来，拥向池仁和江百果。池仁护了江百果一把，却让手里的电脑湿了半边。江百果不领情：“你这个人还真是不分轻重缓急。我又不是泥做的，不会沾点水就化掉。”

池仁用他polo衫的下摆包住了电脑：“什么叫轻重缓急？难道人不是最重要的？”

江百果席地而坐：“我们就像是两个世界的人，鸡同鸭讲。”

她抬头，打量他。他穿着蓝绿格子的沙滩裤，人字拖上印有度假村的logo，这还都说得过去，但他上身的一件白色polo衫，就精致得和沙滩格格不入了。他的头发仍蓬松松的，随着热浪摆动。墨镜遮住了他的单眼皮，反倒映出了她蜷缩成一团的身影。

“你也是来工作的？”江百果的目光落在池仁的电脑上。

池仁也坐了下来：“我没有工作之余。”

“也对，秘书。”江百果认同地点点头，话锋一转，“她是你什么人？”

这个她，自然是指新娘。

池仁没说话。

但答案，是明摆着的。

江百果背靠棕榈树，伸直了腿：“我能打个比方吗？假如说，那个叫小娅的是你的……这道伤口，那这个小馨，又算你的什么？”

江百果口中的“这道伤口”，是指池仁下巴上的一个口子。她有百分之百的把握，那三毫米的血色，是他在剃须的时候留下的。

池仁摸了摸下巴，接着拉高了他挨着江百果这一侧的衣袖，露出了大臂上的一道伤疤：“那小馨，姑且算这个。”

江百果几乎是敷衍地扫了一眼：“这么严重？”

池仁也伸直了腿：“我们在分手的时候约好了，如果五年之后我们都没有找到对的人，就再给自己和对方一次机会。”